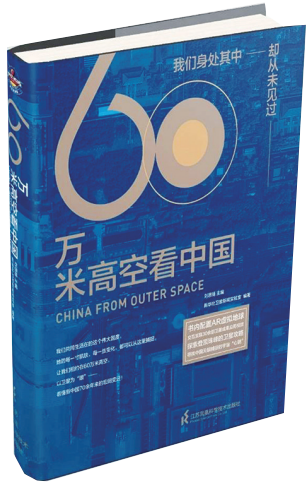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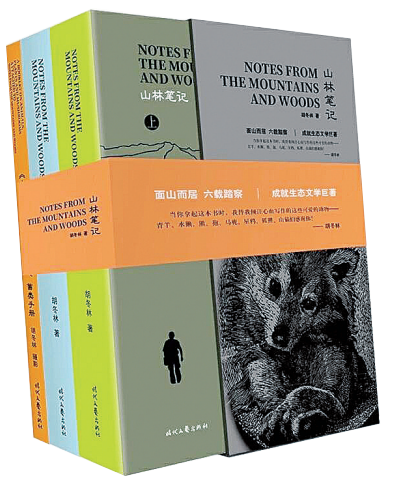


起马观书



《60千米高空看中国》
刘思扬 主编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如果站在60万米高空，俯瞰祖国壮美山川和秀美家乡，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2019年，新华社首次大规模运用卫星资源，聚合增强现实技术和遥感卫星技术，自北向南，由东到西，捕捉全国34个省份和地区70年来物换星移的巨大进步和沧海桑田的宏阔变迁。本书以这些卫星图片为基础，讲述飞跃背后动人心扉的奋斗故事，用图像和文字串联起一幅气势磅礴、美不胜收的时代画卷。全书有高度有精度，图片清晰震撼，情感激昂澎湃，文字舒张有力，既是一场大美中国的发现之旅，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之旅。



《山林笔记》
胡东林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到山林中去，到自然中去！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山林生活日志，这也是一部关于大森林、野生动物、山民生活的全景记录。作者曾常年生活在长白山区，持续追踪观察山林里的生灵，在与野生动物的亲密互动中，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中，反观人的生命之美，由自然之壮美映照人性之纯真；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意识。全书图文并茂，饱含深情，是一部用生命完成的生态文学精品。



悦读



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观鸟新时代

——读《吉尔伯特·怀特传》与《塞耳彭自然史》

我读经典

肖辉跃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吉尔伯特·怀特传》（以下简称《怀特传》），一本是怀特的著作《塞耳彭自然史》（以下简称《塞耳彭》）。

怀特被誉为“现代观鸟之父”，他开启了“纯粹为了乐趣而观鸟”这一有着现代意义的观鸟新时代。他的《塞耳彭》一书历经两百多年，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周作人评价该书是：“18世纪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单从“最愉快”这一点，就足见怀特的魅力。

“现代观鸟之父”

《怀特传》的封面是一只黑翅长脚鹬，占整个封面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是这只鸟脚踩一片茂盛的树林，两个穿着考究、面相模糊的绅士及一个穿裙装的女士站在一个山顶的斜坡上。

黑翅长脚鹬怀特只提到过一次。在1779年5月，怀特致戴恩斯·巴林顿的第四十九封信中，他说这种鸟在当地很罕见，腿很长。黑翅长脚鹬的翅膀上覆盖黑色的羽毛，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很符合一个穿黑外套的牧师形象。这同时也暗示着怀特“现代观鸟之父”的身份。

具体到观鸟这件事上，怀特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对我们今天的观鸟仍具有指导性意义呢？

（1）科学、严谨的探索精神。敢于质疑，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与彭南特第26封信中，怀特提到他不喜欢类比推理，觉得用这种方法从事博物研究容易出错。怀特的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博物研究仍然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同时，他也不盲从他人著作。在第31封信中，更是对斯科波利的《自然史》一书大胆质疑。他认为斯科波利对鸟类习性观察的细致程度不够，说斯科波利提出毛脚燕从不不在鸟窝以外的地方喂小鸟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观察到毛脚燕也会在飞行时喂小鸟，只是没有家燕的频繁，且速度很快。

（2）对鸟类的行为、习性及声音方面辨别鸟类。关于鸟类迁徙，怀特提出过许多观点。比如苍头燕雀雌雄分开迁徙。鸟类迁徙的动因无非是情欲和食欲。前者让种族繁衍不息，后者使个体得以生存。

如何从行为习惯上来识别鸟类？怀特也给我们指明了路径。他发现欧石鸽的幼鸟一出生，就会远离蛋壳，跟着母鸟钻进石头堆里。布满灰斑的石头和小鸟的颜色非常相似，人眼再尖，如果不与鸟对视，也很难发现它们，鸟儿藏在那里最安全。“保护性拟态”说由此发端。

关于什么是鸣禽，怀特更自创了一条“鸟谚”：“孵化时节，自有鸟鸣”。他对于鸟鸣的很多研究是开创性的，可以说是现代听音辨鸟的鼻祖。

怀特在观鸟时也存在一些小问题，但反而更凸显了他真诚、执着、感性的一面。

观鸟圣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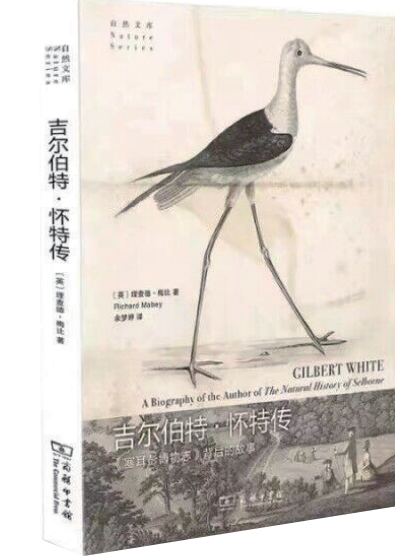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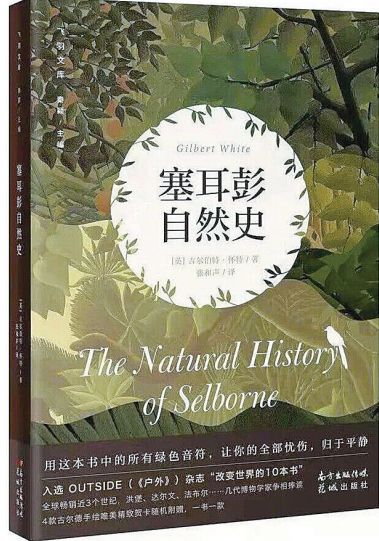
《塞耳彭》，是怀特对他的家乡塞耳彭鸟兽草木鱼虫的一个观察日记。全书以书信体写成，共有110封信，其中彭南特44封，巴林顿66封。怀特观察自然是将自然万物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为人们重塑了一个如何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

娓娓道来的故事、栩栩如生的细节，从文学角度赋予《塞耳彭》一书蓬勃的生命力，如同圣经一般，鼓舞和引导此后几百年的人们去热爱大自然的生灵。

《塞耳彭》一书能够传承于世的秘诀，我觉得是它的文学性。当初看到有介绍说这本书文字艰涩，极难读，无趣，我还差点被误导。读过之后，我觉得恰恰相反。

首先书中记录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比如“渡鸦树”。他说农庄的林地上有一棵橡树，树上住着渡鸦。有一年渡鸦孵蛋的时节，人们从大树的底部砍树。橡树摇摇欲坠，而乌鸦却不肯离巢。结果橡树倒地时，乌鸦被抛出鸟窝，撞上树枝而摔死。怀特不无感伤：“母爱本当有善报，怎奈不得善终。”

其次书中还描述了很多极富趣味的鸟界逸事。



“冬天下雪时，大山雀就会躲到农民房子里，倒吊在茅屋的屋檐下，往外叨稻草，捡藏在草里的虫子吃，把屋顶搞得乱七八糟。而青山雀什么东西都吃，不仅爱吃昆虫，还喜欢吃肉，经常在粪堆上敲骨头。它还喜欢吃板油，到肉铺周围转圈圈。他小时候在老鼠夹子上放上板油当诱饵，一次就抓到20只青山雀。”读到这里，仿佛这些小鸟就站在窗前和你打招呼。

关于家燕与毛脚燕，怀特观察最为仔细，花的笔墨也最多。他说小家燕在刚长大时，得花很大的劲才能爬出窝，一不小心还会滑回去。在窝里喂了一两天食后，小家燕会被领到一棵枯树上站成一排，由父母喂虫子给它们吃。这时候就是“栖鸟”。几天之后就会变为“飞鸟”。母燕嘴里含满昆虫后，就会发出信号，母燕与小燕同时迎面拍着翅膀向上，对准角度，在空中交接。

“园艺师”的从容生活

读过《瓦尔登湖》的人都知道，梭罗在书中倡导人们过一种简单生活。实际上，比梭罗刚好早一百年诞生的怀特，在塞耳彭就已过上了这种生活，而且更从容，更有烟火味道。

从《怀特传》中我们知道，怀特毕业于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1751年，他31岁开始，担任他的出生地塞耳彭的副牧师。中间有几年回到奥里尔，在学校任监院，就是管纪律和生活的老师。1755年后又回到塞耳彭。1758年任助理牧师。直到1793年去世，怀特一直住在这里。

终生未婚的怀特在塞耳彭的生活简朴，除了一匹小马驹的粮草，以及请人帮忙打理花园，就没有其他不必要的开销。

从1749年末开始，怀特对园艺产生极大兴趣，这种爱好相伴他一生。他有时还像个农民一样去植树、育苗，只因为他对植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从1751年开始，怀特着手记录自己园艺活动的成果，这就是他的《花园日历》。当时市面上有一些相似的书，但都是园艺指南方面的。而怀特的这本书不一样，他描述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播种；还有植物的一些状况，比如开花，结果及天气的影响等。他还在花园里培植花径和苗圃。

17世纪60年代开始，怀特开始严肃对待植物学。他种了很多果树，还特意建了一道称为“哈哈”的树墙。他到林地和灌木篱笆墙中搜索新植物，村里凹陷的小路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园艺并不是怀特孤独的艺术追求，而是他赞美乡土的主要方式。

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怀特观鸟没有任何功用目的，纯粹为了认识、理解、欣赏。他对自然界的态度是平等、友善的，同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留给后世最伟大的遗产，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刘华杰的评价是：“调和了对自然的科学认知和情感体验，由此产生深远影响，促进了生态学的兴起和发展，并让人们意识到，人类也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

怀特的书还对以《美洲鸟类》闻名于世的奥杜邦有很大启示。同时，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自然随笔，像梭罗的《瓦尔登湖》、约翰·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等，都深受其影响。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第一批观鸟爱好者，历经二十几年的发展，目前中国有14万观鸟人。这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比例还是太低。不过可喜的是，观鸟呈现年轻化、新人多、学历高、具有国际视野等特点。

中国观鸟记录中心还搞了一个“自留地观鸟”活动，一座公园、一段河流、一片菜地、一个小村庄、小区等，都可以作为自己观鸟的“自留地”，做一个长期、连续的观鸟记录。这样看来，远在两百多年前的怀特在他的自留地“塞耳彭”的观鸟理念，已经被我们很好地传承下来。

其实，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塞耳彭”，只要你不被现代化和高科技的生活蒙蔽了双眼。

（《吉尔伯特·怀特传》Richard Mabe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塞耳彭自然史》怀特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低到尘埃孕异香

——关于《肖鲁仁散文选》



张文初

鲁仁爱写散文，用力多年。

鲁仁的重心是人，他从来不为某个特别的事件提笔。选集中的“暧昧”“一鸣如歌”等等，都直接以人为题。就是像“脱发”“对聪明的两种证明”“闻香忆童年”这类题目看上去不是写人的篇什，实际上也是以人为主角。

但进入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鲁仁又从“人”转到了“事”上。他不像现代西方名家一样沉入人的内心世界中，细致地捕捉那瞬息万变的意识变化；他也很少对人作静态的描述，音容笑貌等都粗略带过。他笔下尽是故事。他关注的是人们的立身行事、命运遭际，比如斋夫子挺身而出战土匪、舞者方静破财不得美人归。这一方面，鲁仁的爱好与中国古典叙事方式颇为一致。

另一方面，鲁仁又很有现代感。写故事、叙情节时，鲁仁特别热衷于矛盾、悖谬、荒唐、怪诞这类在现代生存中异常凸显的现象。《舞者方静》如是开头：“方静是省城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外科大夫，也是我的正宗老乡。其名曰静，其人实在不静。他常常在手术台上‘操刀’济世……下了手术台，匆匆冲个凉，换套衣服，就直奔舞厅去了。”名字和行事方式对立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开头恰好表现了这个时代众生不安的生存态，也表现了作者平实中另辟蹊径的叙事特点。

一鸣“聪颖早慧”，却早早辍学；年少文章让少女芳心大动，最终却是劳燕分飞。胡伶俐本是众人眼中美丽却“弱智”的少女，没想到家庭变故后却考进了重点大学。如此等等，鲁仁所写的都是矛盾交错、充满荒唐和悖谬意味的故事。

传统和现代的组合构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结构。分开来看，古典的叙事方式可让人在不经意中回味悠久绵长的传统审美意味。现代生存层面的悖谬与荒唐，则可淋漓尽致地释放个体当下的人世情怀。两者合在一起，却又既对立激荡，又相映成趣。无论“分”还是“合”，鲁仁笔下的张力自然有让人着迷之处。

鲁仁写的都是真实的人和事。虽然有的人用了“化名”，有的事是听来的，有的就是他的亲身经历。总之，在他和叙说者那里，无论斋夫子，老寒腿，胡伶俐，还是曾尘香，吴一鸣，方静，都不是他虚构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鲁仁的

闻香闲情

从《傅雷家书》看书信文化

马珂

近日重读《傅雷家书》，再次被一封封饱含真情、智慧和文学艺术价值的书信感动。《傅雷家书》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信札，1981年被结集为《傅雷家书》出版后，成为当时轰动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并一版再版，至今畅销不衰。

书信作为传统的通讯交流方式，一直是人们社会交往、情感沟通、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1975年在湖北云梦发现的两封秦代士卒遗留下来的木牍家书，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书信，距今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由此可见，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书信既是人们最主要的联络方式，又是生活中传情达意最细腻、也是最具温度的文化形式。

战乱年代，一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道尽书信的价值以及它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古往今来有无数文人墨客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家书牵肠挂肚、望穿秋水的真情实感。仅举几个唐代的例子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张籍”；“已落双雕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杜牧”。而“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则表达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惦念丈夫，对家书望眼欲穿的迫切心情。

然而，伴随当前科技的发达与时代变迁，QQ、微信、抖音、快手等大量社交软件已经融入人们生活，无论亲人朋友相距多远，相互的沟通均能在第一时间完成。曾经书不尽言、雁去鱼来的书信文化，已逐渐被现代化通讯设备所替代。

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普通通信业务和普通通信邮票销售逐年减少，曾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绿色邮筒已难觅踪影。有资料显示，目前80%以上年龄在30岁

具体叙述又很难说完全没有虚构。有些情节明显不合逻辑。胡伶俐既那么弱智，怎么能考上重点大学？曾尘香真的克夫？她的婚姻就那么吻合加在她头上的那个“恶谥”？这些故事中的诸多细节，谁去核实了呢？既然很多都是传言，怎么能证明传言就不是想象的虚构的呢？

如此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交错杂糅，如梦如幻，这对于鲁仁和喜爱他散文的读者而言，我相信有同样的魅力。

鲁仁叙事时，喜欢旁枝斜逸，穿插文史知识、诗词歌赋、警句隽语。胡伶俐和父亲谈《论语》“巧言令色，鲜矣仁”，“梦里江南”引述“尽日寻春不见春”的古诗，“闻香忆童年”暗含着“闻香识女人”的大众审美经验，“老寒腿”则直接将老寒腿的心性变化同“渔夫与魔鬼”的民间故事勾连在一起。鲁仁的“穿插”有时是通过笔下人物，特别是他们的谈话进行的。有时则是鲁仁自己的联想。这类“穿插”有扩展知识空间、活跃思维与想象的作用。

与叙事、穿插的悖谬、荒诞同来的，是鲁仁的整个心境在笔下世界中的融入。他理解他写的那些人，他和他们有一样的感觉，一样的担忧，一样的向往，一样的幸运，一样的荒诞。

鲁仁在“尘香”篇里谈到张爱玲给胡兰成照片的题词。张爱玲的原文是：“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低到尘埃孕异香，鲁仁欣赏这样的意念。确实，张爱玲的话可以用来描述他的写作。鲁仁是用“低”到同他笔下人物和故事的水准来写的。这种“低”排斥了“十有九人堪白眼”的自视，去掉了“试上高峰窥皓月”的清冷，也不会有那种“怒向刀丛觅小诗”行为的危险。

我们相信，鲁仁有这样的眼光。其实，只有用这样的眼光看人应事，写作才会真正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肖鲁仁散文选》肖鲁仁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